



我和父亲

■方奥旗



从小我就和父亲长得很像，过年时，姨娘来我家，说我和父亲是越长越像了。我上大学走了一个学期，再回来时，姨娘和姨父说：“小旗越来越像咱哥，现在和咱哥简直是一模一样……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发现，我和父亲其实不仅是长相方面像，更多的是表情与举动等方面越来越像。某一天，我突然发现父亲变得苍老了，坐在一旁打量父亲，发现父亲竟然不再年轻，不知何时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头发也已花白。洗脸时，对着镜子细看自己，看到眉毛、嘴巴、鼻子……我真慢慢长成了父亲的样子，一瞬间感觉好像父亲站在那里。

父亲的年岁大了，脾气却越来越小，甚至慢慢变得温和。

听母亲讲，父亲年轻时性格不好，甚至非常暴躁。仔细回想一下，时光往前倒退几年，我也是性格暴躁，特别易怒，可不知从何时起，慢慢地，我也变得温和、沉稳。父亲曾不经意间地说起过，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他年轻时候的影子，简直是一模一样，从性格到长相。

记得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父亲是通过生活中一系列的事情教育我，引导我，让我慢慢改掉了易怒的脾气，让我做事不再急躁，遇事也愿意找人商量，这一切都归功于我的父亲。我要感谢我的父亲，在我踏入社会前，教会我做人低调，遇到压力时知道如何解压，并且懂得感恩。

记得刚考上大学那年，过年时，家里亲戚知道我考上了大学，说是个大人了，可以和他们坐在一起喝上几杯小酒了，吃年夜饭的时候，便为我斟上了酒。我是家中长子，亲戚劝我陪父亲喝两杯，我心中也想尝尝酒啥味道，便毫不犹豫地端起了酒杯。毕竟以前没有喝过，刚喝两杯，便有些微醺，父亲平常比较严肃，不苟言笑，可那天父亲说了很多，我虽然微醺，却依然听得很清楚，那些话让我受益匪浅。我清楚记得父亲非常自豪地说：“我儿子考上了师范学院，还加入了作家协会，儿子出息了，我儿子将来可能是一名优

秀的老师，也有可能成为握笔杆子的作家。”父亲当晚很激动，说我完成了他的梦想。父亲当年的梦想就是考上当地的一所师范学院，当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，可无奈家境贫寒，父亲只上到初中一年级便辍了学，留在家里务农。

我心中感慨万千，原来我是父亲的骄傲，是父亲梦想的完成者。当时我就想通了为什么在我考上大学去报到的前一天，父亲硬拉着我上街，坚持要给我买身衣服。我记得当时买了一件白衬衫，一条黑色西装裤，一双黑色尖头皮鞋，父亲还执意要我穿上给他看看合不合身，当时我还笑父亲怎么给我挑了这么职业的一身衣服，父亲只是笑，并没说话。当我穿上父亲为我精心挑选的衣服后，父亲在我身前左右看了好几遍，我清楚看到父亲的眼睛里有泪花闪烁。我想，在那一刻，父亲可能在我身上看到了他曾经梦想着成为的那个样子。

父亲不再年轻帅气，父亲不再顶天立地，看着日渐衰老的父亲，看着父亲苍老的面容，我心中有些难过，心中泛起一阵阵酸楚。父亲为了家庭，为了子女付出了一生。

我，慢慢长成了父亲曾经期盼的那个样子。我，要像父亲一样，撑起我们这个家，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做个让父亲一直引以为豪的儿子。

邀月(外二首)

■魏华

明月当空身影单，
倚窗邀月酒未酣。
满腔心事谁人诉，
空有万语相思牵。

阮郎归·岸边闻蝉

十里长亭绿烟忙，
离舟烟际藏。
两岸垂柳一行行，
浓荫如故乡。
颍河风，丝丝凉。
蝉声飘远航。
可怜飘不到羲皇。
教人思故乡。

行香子·端阳

夏雨敲窗，
柳叶风杨。
敲鼓催舟过端阳。
水波逐浪，
浪遏铿锵。
看江中舟，
龙舟飞，凤舟祥。
遥望家乡，
望梅如酒。
酒樽空饮夏思长。
湖边青草，
草赋华章，
愿夏常新，
荷花艳，三川芳。



父亲和他的小菜园

■王兴亮

“家里小菜园里种的黄瓜和西红柿都熟了，抽空回来摘点，其他也没啥事儿”。父亲从老家打来电话，还没等我说上两句话，就匆匆挂掉了电话，好像怕打扰我，怕耽误我的工作时间。这时，我突然想起来因为疫情，加上公务缠身，我已很久没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亲了。

父亲的这个电话，把我的思绪拉回了老家，拉回到那个民风淳朴的乡村，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和他的小菜园。

我的父亲现在已经80多岁，曾经从教40余载，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。父亲虽然年岁已高，但精神矍铄，早已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，却不愿跟我在城里生活，因为农村有他的亲朋好友，有他心爱的小菜园，那里是他生活的全部。

父亲的小菜园，是祖父曾经居住的院子，祖父去世后，院子便空了下来，勤劳的父亲就把院

子整理成了菜园。他在那里松土、播种、除草、间苗、浇水、施肥，他在那里春耕夏耘，近乎荒芜的院子渐渐充满了生机，变得郁郁葱葱，各种时令蔬菜在父亲的精心侍弄下逐渐成熟。家里饭桌上的西红柿、黄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豆角、荆芥、大蒜，有许多都来自父亲的小菜园。

我们吃得开心，父亲种菜的积极性就更浓，一向节俭的父亲还竟然不惜花“重金”安装了抽水的电机，专门用来浇菜。父亲闲下来的时候，会搬个小板凳坐在菜园里，看看哪个菜发芽了，哪个菜开花了……看着自己亲手打理的蔬菜慢慢成熟，就像看着他的儿女渐渐长大，有时会开心得笑出声。

父亲最快乐的时刻，莫过于我带着爱人和孩子回老家看望他的时候。父亲见到我们，往往高兴得像个孩子，他会手把手教

我们如何播种、施肥，会不厌其烦地教“五谷不分”的孙子辨别各种蔬菜，孙子也极度配合，此时父亲往往乐得合不拢嘴。

每次返城时，我们都是满载而归，汽车后备厢里装满了各种时令蔬菜，也装着父亲一句句叮咛，更装着父亲对我们满满的爱。

疫情期间，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村里实行了封闭管理，村民们吃菜成了问题，除了政府接济，父亲的小菜园立下了大功。父亲当上了志愿者，把自己小菜园里的蔬菜用塑料袋分装成一小袋一小袋，然后分发给邻居们，提起这事，邻居们都对父亲赞不绝口。

父亲进入耄耋之年，我曾多次让他来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，但每次都被拒绝。父亲说不愿给我们添麻烦，也离不开他精心侍弄的小菜园，更离不开他生活了一生的家乡。